

古树保护 检测先行

在城市，如何有效应对日益频繁的树木伤人、伤物事件？对古树健康状况进行日常检测、数据维护，显然不可或缺。传统古树保护往往在古树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后才做出反应、进行抢救，为时已晚，不可挽回。中医讲求治未病，古树保护同理，预防比抢救更为重要、更有价值，完全可以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无损检测正是开展预防保护的关键一环。

据了解，北京共有4万多株古树名木。近年来，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有9000余株古树树势衰弱，亟待进一步加强管护。通过检测及早发现古树树洞、腐朽等风险，及时采取支撑加固等科学措施，是古树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

为了科学有效地保护古树，北京名木成森古树保护团队与北京林业大学专家团队合作，成立了“北林名木成森古树保护研发中心”，力推古树



用树空洞探测仪器检测石景山一级古银杏树

检测技术由单一向集成、由经验向科学的提升，以期推动我国古树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北京古树名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姜良宝博士表示：“古树要保护，

检测须在前，应从树冠、树干、树根等三方面，对城市树木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建立数据库，提前制定预案，实施相应措施。”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厚江说：“目前，国内城市树木健康状况

评价仍停留在依靠经验阶段，需要开展定量数据分析、建立操作规程和标准，我国在基础科研、技术推广应用、仪器设备研发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一定差距。”据他介绍，美国、德国、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在地古树名木保护中已使用无损检测技术，可精准测定树木内虫蛀、白蚁危害、空洞、腐烂程度等；如Resistograph抗图波仪，既能测定树木内部的腐烂程度，又能检测树龄及虫害。

据悉，无损检测技术已引入北京，并分别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古树、玉泉营路口银杏古树（此树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下更改地铁设计得以保留）以及北京传媒大学院内古树上进行了应用示范。依据“一树一案”原则，名木成森专业检测团队通过使用雷达波、探地雷达、微创阻力仪等先进设备，可对古树进行无损检测，并出具科学、详细的古树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从而为古树养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图文/李晚亮）

为古树名木保护多方寻找“口粮”

每一棵古树名木都应得到保护，但各地古树名木保护均面临资金不足的尴尬。北京现有古树名木4万多株，处于衰弱和濒危的古树约9000株，但受市区财政投入限制，每年只能以几百株的进度一步步推进。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中心教授杨军曾指出，古树树势转向衰弱有一个临界点，一旦转衰将不可逆转，加强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加速对衰弱濒危古树的救助步伐，尽可能地延缓古树衰亡的进程，刻不容缓。古树名木保护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如何为古树名木保护寻找“口粮”？这需要社会各界齐努力在古树名木保护资金落实上破局出新。

对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来说，古树是“活文物”，有名更要务实，救助古树是责任，在保护资金投入方面还需加大。对群众而言，古树是乡愁，是精神，是诗和远方，捐资救助古树是情谊。如能将政府和民间力量形成合力，用政府投入资金撬动民间资金，则有望为古树名木保护募集到更多的“口粮”。

从中央到地方，近年对古树名木保护越来越重视，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古树名木的大政方针。如全绿字〔2016〕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全

面规定了古树名木保护的主要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要加大对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倾斜力度。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全面保护古树名木”；首绿办字〔2019〕15号文件规定：各区人民政府要认真履行“市区人民政府绿化目标责任书”，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除财政资金支持外，发动社会力量保护古树名木是拓宽渠道，这方面可发挥北京绿化基金会公募平台的作用。众人拾柴火焰高，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可通过北京绿化基金会宣传发动、引导鼓励社会各界、基金、社团组织和个人通过认捐、认养等多种

形式参与古树名木保护。按照全绿委《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认养古树名木已被纳入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之一。首绿办也鼓励公众通过保护和认养古树名木履责尽责。考虑到目前全民义务植树栽植树木受诸多条件限制不易实施，将市民义务尽责资金用于保护古树名木，正是当前形势下创新工作的巧思路。

多方助力，多方筹资，及时救助，助推首都古树“活起来”！（文/嘉木）

紫藤寄松 期待续写传奇

俗话说：“藤缠松，松难生”。奇的是，在北京市怀柔区红螺寺内恰恰有这样一处绝妙景观——紫藤寄松，藤不离松，松不辞藤，和睦相处800余年了。

紫藤寄松奇观是“红螺寺三绝景”之一，是由一株油松和两株紫藤构成，油松树高不过5~6米，但在主干上部分出了9个枝，此9个枝都水平伸向四面八方，几乎把整个三圣殿前的院子都遮盖住，松树旁边有两株紫藤，紫藤爬到松树的顶上也向四面八方发展，松树长到哪里，藤也向哪里生长。

近日，在北京红螺寺旅游开发公司副总陶春风陪同下，北京绿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振君、副秘书长王荣、中国林学会古树名木分会副理事长曹恒星等人实地考察了这一古树奇观。

古树现场，可见新做的棚架支撑、围栏等基础保护措施到位，整体立地生长环境正常，可是为什么

松树上多枯枝、多干叉，多处现蛀

干害虫为害状，而其中一株紫藤也多处枯死？从现场分析看，问题应该是出在了种间竞生和养护上。

没有一棵树从一开始就叫紫藤寄松。紫藤花安静地开，安静地落，可以从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松树的心深沉而神秘，从不去问藤：支撑着你的，到底是什么？

美可以没有标准，但健康是有标准的，在美学上我们可以打破常识，但科学上我们不能没有常识。如何让二者和谐相处，保持安全生存的战略距离，让紫藤寄松续写传奇？

当务之急是采取促根养根、除虫护干、枝条整理等养护复壮措施。

目前，北京绿化基金会正积极筹措募集资金施以援手进行救助，以北京青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安海之弋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企业积极响应，期待更多公益人士关注古树名木保护，关注紫藤寄松，同北京绿化基金会一起保护这些珍贵的“活文物”。

（文/梁振星 图/小柯）



红螺寺紫藤寄松

古树故事

毛泽东手栽板栗树

1917年冬，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同班同学文家市铁卢冲的陈绍休家里，住了10多天，亲自在铁炉冲山坡上种了两株板栗树，至今古木参天，枝繁叶茂。当时有人问毛泽东，“你离家这么远，种这个干什么？”毛泽东笑着说，“前人种树，后人吃果嘛”。

徐霞客与罗汉松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故居，有一株与徐霞客同龄的罗汉松，苍郁挺拔，吸引着游人驻足观赏。据传，这株罗汉松是徐霞客出生时，其父亲徐有勉在宅旁手植的，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狄仁杰与古槐

太原唐槐公园有一株相传是由狄仁杰母亲亲手所植的唐槐。这株古槐可谓镇园之宝，经历了1300余年。风雨沧桑，如今依然虬枝壮硕。现被太原市编为国槐一号保护名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专家称其为“古槐之最”。

起义军与千年古樟

永州祁阳县黎家坪镇官塘村生长着一株千年古樟，相传该树为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10月，黄巢起义军遭疫北上，经祁阳直下潭州途经官塘宿营时所植。古樟树高28米，冠幅37.5米，胸径6.5米，需14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是湖南省发现的树干最粗的古树，在2017年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厅开展的寻找“湖南树王”活动中，被推选为湖南樟树王。

在北京的古树名木中，古楸树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郊野寺庙，均有古楸树高华可爱的身姿。据统计，北京市共有169株古楸树。从乾隆爷保护古楸树，到白纸坊小学特设楸树节，展现的是人们对古楸树的保护和利用，从中也启发了我们去开发古树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

北京那些古楸树：保护并利用着

楸树赞歌

最爱楸树的高大雄健，它沉默着，经历风雨阅尽世间变换；爱它淡而素雅的一树繁花，灵动温婉，轻轻摩擦过每一束驻足观赏的目光；爱它是城乡历史的见证者，是活化石，带着一袭质朴而神秘的灵光，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与我们一起仰望时光的神奇，领略那一个个深邃的文化印迹。

楸树是我国历史上栽培利用最早的古老树种之一。在山东临朐出土的楸树化石证明，约距今5300万年-3650万年前楸树就在我国中部和东部广为分布。古人很早就把楸木作为珍贵用材，用来制造乐器、棺材器具等。楸树叶、根、皮、花皆可药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千楸者，与千户侯等”的描述，说明楸树在汉代就有着可观的经济价值。因其“材貌双全”，用途广，在我国博大的树木园中，居百木之首。宋代训诂书《埤雅》载：“楸，美木也，茎干乔耸凌云，高华可爱。”

两个故事

在故宫宁寿宫花园(乾隆花园)里，有一株古楸斜立古华轩前。该树伟岸挺拔，夏季开花，花形形状相似小钟，花冠白色，内有紫斑，花蕊绯红。树龄已有300多年。

相传，1772年，已在位37年的乾隆，因祖父康熙在位61年，自己宣布只当60年皇帝。于是着手修建外东宫，作为养老之所。

当时，此处有一株古楸，工匠拟伐除此树，建一五开间歇山卷棚式屋顶的敞轩。乾隆得知后说：“房屋可以择地而建，计时而成，树木须培植多年，死不可复生，为何不能把轩后移呢？”有了乾隆爷这番话，这一古楸最终保住了，并与轩融为一体，达到了“湖石深护径，老楸耸齐檐”之境。

如今，北京的很多古迹历经多次重修，已不再让人感觉古老。但这些古树百年来岿然不动，见证着逝去的时光，是不可复制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多次到访中国，每次来都必去天坛公园看看“老朋友”。他的“老朋友”不是某个人，而是天坛的古树。“名园易建，古树难求”的典故就来自于基辛格博士。他参观天坛时曾感慨：“天坛的建筑很美，我们可以学你们照样修一个，但这里美丽的古柏，我们就没办法得到了。”从他的话语中，人们可感受到基辛格博士对古树的珍视和热爱。



故宫古华轩古楸树 来源“北京古树”

两个故事，说了一个事：古树是一个城市的宝贵财富，古树保护历来颇受领导重视和关注，保护并开发其在传承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价值是一个现实的课题。

两个文化节

白纸坊小学的楸树节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从树木到树人演绎着现代版的古树文化节。

在北京白纸坊小学，校内两棵高大的楸树已经成为其独有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亮点。从2009年起，学校将4月24日的校庆日命名为“楸树节”，校园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被楸树激活。

校园所在的崇效寺旧址是始建于唐朝的千年古刹遗迹，遗留下的两棵高大古楸树，与寺内画卷、碑刻，并称为“三宝”。现在，楸树在校园内历经百年依然生机勃勃，已成为白纸坊小学独特的文化符号。每逢暮春时节，两棵挺拔的古树都会盛开上万朵淡紫色的小花，映衬得校园繁花似锦，灿若云霞。望着他们不禁联想管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生之计，莫如树人。”谷需一年一获，树需十年有获，人则百年方可获。

得楸独厚，必善加利用。学校以楸树这一独特资源，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将“树木”与“树人”紧密联系，倡导师生学习知识像楸树一样孜孜不

在酸枣树下拉拉家常，交流情感，其乐融融。

两个文化节，印证了一个事：古树的利用自动地走上了群众路线，古树保护需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惠及群众。

对于古树名木而言，利用是最好的保护，古树是老百姓寄托乡愁的载体，以古树为主体开展文化节，建设主题公园是新时代的风向标。其实，在保护古树名木这件事上，从上到下并不缺共识，但让古树文化活起来，保护与利用并举，并且走进寻常百姓生活之中，仅靠林业部门单打独斗是难以办到的，还需全社会形成合力。随着社会界对古树保护问题重视力度的加大，保护形式也愈加新颖和丰富。

豫楸援京

作为楸树苗木主产区的河南，近年来依靠雄厚的良种资源优势和先进的地企合作模式，助推楸树产业进入了高速、优质发展的黄金期。为支援首都绿化建设，河南国森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绿化基金会捐赠了一批高品质的楸树绿化工程苗，已分别种植在北京市共青林场、丰台区绿堤公园及人大代表植树基地。

作为楸树国家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河南国森非常注重技术研发和新品培育，他们不仅依靠科研团队力量研究培养出楸树组培苗，而且利用

古树资源在培育楸树新品种方面持续发力。正如其总经理李勇亮所言：古楸树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通过对古楸资源的挖掘与扩张，让古楸树的优良基因得以传承和发扬广大，为我们的后代子孙创造更多的财富。（文/张萌）



楸树开花分外美丽 李勇亮 摄